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雲端煙火

汪文義

初冬的風掠過黃山餘脈，攜著皖南特有的清冽。松針的微苦混著山土的腥甜漫入鼻腔。我踏上去往木梨硔的路。這座藏在苦竹尖山腰的村落，海拔近千米，三面懸空。四百年的光陰在薄暮中凝作靜默的剪影，等著被腳步丈量。

車至溪口鎮山腳便再無通路，惟余八百級木質台階蜿蜒入林。台階被歲月磨得溫潤發亮，指尖撫過欄杆，木紋裡嵌著山霧滋養的潮濕。腳下落葉簌簌，與遠處鳥鳴相和。古松枝桠凝著薄霜，為清透的初冬添了幾分骨子裡的冷。行至中途，霧絲纏上肩頭，涼津津鑽進衣領。深吸一口，滿是草木與泥土甦醒的氣味，竟把滿身疲憊卸下了。一步一步喘間，忽然想起年輕時挑擔下鄉的日子。原來人生珍貴的景致，確在「慢慢走」的途中。

攀上最後一級台階，世界豁然開朗。木梨硔懸浮著，三面陡崖之下，雲海如乳白的紗幔順山勢流瀉。青的白牆與黛黑的瓦，便在雲霧裡半隱半現，露一截，藏一截，簷角的輪廓在霧中暈開柔軟的邊。這裡沒有「水墨畫」的程式，倒像一塊溫潤

的古玉，透著活生生的質感。站在村口望去，雲海時而靜如鏡面，倒映著錯落的屋宇，炊煙在霧里拉成若有若無的銀線；時而又翻湧起來，房屋樹木便隱入一片純白，只剩寥寥幾處簷角，像靜默的礁石浮沉。霧濃時，一切裹在輕紗裡，唯有雞鳴犬吠，連同木掀翻動穀物的嘩啦聲，固執地將人拉回煙火人間，提醒你這仙境裡住著活生生的人。

待霧散了些，村落的肌理才逐漸清晰。沒有刻意雕琢的街市，只有石板路蜿蜒著穿過窄巷。石縫裡的青苔是歲月繡上的綠紋，雨後濕漉漉的，踩上去涼而不滑。夯土牆是深褐色的，沉默如老人佈滿年歲的臉龐。

木窗櫺雕著簡素的花紋，門楣下，一串串金黃的玉米、艷紅的辣椒垂掛著，與屋簷下暈著水光的紅燈籠彼此應答。路邊的老井，井沿被繩索磨出深深的凹槽。井水清冽見底，涼意刺骨。一位路過的老人說：「這井養了幾代人，從沒幹過。」我望著井中倒映的一小片天光，心想，木梨硔的「古」，從來不是標本，而是像這井

水一樣，依然活在日常的呼吸裡。

村口空地上，老人持木掀翻動著曬秋的成果，玉米與大豆鋪成一片碎金。一位大娘遞來一把曬乾的野山楂，酸甜的滋味立刻在舌尖化開，那裡面裹著陽光與土地的氣息。

她引我蹲在田埂，抓起一把深褐的土，鬆軟的顆粒從指縫簌簌滑下。「這是晒土，養人。用它種出的稻米，穗子沉，香氣能飄滿院子。」她的話語裡帶著樸素的驕傲。牆角，一束束稻穗泛著琥珀色的微光。不遠處，村民正在大缸裡醃漬冬菜，清新的鹹香混著晒土的特殊氣息，慢悠悠地飄散過來。土雞踱步，老牛嚼草，一切聲響與色彩，構成一幅無需著墨的田園長卷。

我宿在半山腰的民宿裡，主人是一對放棄城職返鄉的年輕夫婦。晚飯時，土雞湯清亮鮮香，臘肉炒筍脆嫩爽口。最動人的是那碗富硒米飯，顆粒分明，入口回甘。老闆說起往事：「早年沒路，一切靠肩挑背扛，連新娘子都是抬上這八百級台階的。」飯後，村民圍坐炭火旁，火光在

臉上跳動。老人講起山中霧氣的玄妙，能藏人，也能指路。我說起家鄉望江的雷池古地，他們聽得入神，轉頭便塞給我一把自家醃的晒土蘿蔔乾：「換個口味，嘗嘗我們山裡的。」炭火辟啪，木柴的香氣裹著暖意，將初來時的陌生感烤得一絲不剩，只剩下屋子毫無芥蒂的溫情。

次日凌晨，踏著濕滑的古道向山脊去。霧水打湿了鬚髮，涼絲絲地貼在額角。東方泛起魚肚白，雲海的邊緣漸漸鍍上金色。

忽然，一輪紅日掙脫雲層的懷抱，萬丈霞光潑灑下來，整片雲海瞬間被點燃，翻滾著金紅的波濤。村落的白牆黛瓦，此刻也鑲上了一道暖融融的金邊。霞光落在皮膚上，是暖的；山風拂過，攜著微涼的水汽。我站在山脊，看這亙古的輝煌，心中一片澄明。那些年為了抵達而經歷的奔波，與此刻無需言語的從容，或許都是生命應有的層次。

告別時，村尾的白髮老人還在安靜地曬著太陽。我順著來路下山，忍不住回首。木梨硔又漸漸被升騰的雲霧包裹，只有青瓦白牆的輪廓，還在雲隙裡閃著微光，那幾盞紅燈籠，成了群山懷抱裡最溫暖的註腳。它從來不是待在仙境裡的村落，它只是把日子，過成了仙境的模樣。雲霧會散，山路會盡，但那種「慢下來、守得住」的寧靜，已像一粒晒土孕育的種子，落入心田。此後每每想起，舌尖便似有米香，心頭便存著一簇小小的、溫暖的炭火。

做一株隱忍在人間的蘭花

何為

山谷裡的蘭花，生於幽壑深澗，不逐風光，也不問歸期。它們伏在巖隙草叢之間，飲露而生，經雨而活，年年歲歲，只把清香留給山風。無人知曉它們開過多少次，又謝過多少回，彷彿一開始便學會了隱忍二字。

我與蘭花，似有宿緣。它在暗處生根，我在人間行走；它不言苦寒，我不訴艱辛。一樣的低眉，一樣的沉默。它將芳香藏進骨血，我把悲歡嚥入心底。世道紛雜，各自修行，它在山中修靜，我在人間修心。

古人好隱，或居山林，或歸江湖，一琴一酒，半生清閒。蘭花亦然，不入廳堂，不裁鬧市，偏安一隅，守著自己的風月。只是人間的隱，比山中的隱，多了責任，多了牽絆，多了無法迴避的來來往往。

我也曾嚮往那樣的日子：幾間瓦捨，一架書案，窗外修竹，案頭幽蘭。晨起煮茶，夜深聽雨，不問名利，不談輸贏。可終究只是嚮往。現實如潮，推人前行，哪容你久坐閒庭，慢數流雲。

東坡說人生如寄，我卻更覺人生如蘭。根在土中，身在人間，香卻不能隨意揮灑。它不是不顧盛放，只是明白，太過張揚，便難長久。人亦如此，鋒芒若露，風雨必至。

蘭花的一生，清簡而克制。春不與百花爭艷，夏不隨蟬鳴喧嘩，秋不借霜雪抬身價，冬亦不怨土薄根寒。它只是安安靜靜地活著，把歲月過成一段無聲的修行。

我行走人間多年，也漸漸學會這樣的姿態。不再急著證明自己，不再執著被看見。低谷時，俯身扎根；順境時，斂香自持。世事翻覆，人心易變，唯有守住本心，方能不失方向。

曾經也為功名奔波，為前途籌謀，為生活低頭。在燈火通明的城市裡，做過無數次不動聲色的妥協。可心底總有一處清靜之地，像一株蘭花，在塵世深處悄然生長。

一人獨行，亦能成路。無人相伴，亦可自明。蘭花從不因無人賞識而不開花，我又何必因世情冷暖而自怨自艾。能在俗世裡守住清香，已是難得。

居陋室，飲淡茶，讀舊書，寫閒字。窗前一盆蘭，風來香動，風去香留。人生起落，不過如此。得意時不忘來處，失意時不棄本心。

慢慢地，學會與時間和解，與孤獨為伴。白髮漸生，心事漸輕。懂得了隱忍不是退讓，而是蓄力；沉默不是怯懦，而是篤定。

若有一日，能退居一隅，不問世事，亦不負人間，在塵世煙火中安放靈魂，便是圓滿。

就這樣，做一株隱忍在人間的蘭花吧。

不爭春光，不逐浮名，任風雨來去，守一縷清香。

長江水 贛江月

曹景平

夢的主人是劉賀，史書中寥寥數筆的悲劇。漢武帝之孫，在位二十七日即被廢黜，史載其「荒淫迷惑」。此後他遭返故地，封海昏侯，遷至鄱陽湖畔的豫章郡，在監視與屈辱中鬱鬱而終。眼前驚人財富，與其說是生前權勢證明，更像一種絕望的囤積。一個被拋擲到邊地的失意者，是否想用無盡珍寶，安撫驚惶靈魂？出土簡牘與精美器物，默默展示漢代匠人神工。劉賀或許並非簡單荒唐少年，他的廢立，許是政治漩渦的犧牲。這被稱為「蠻夷」的豫章之地，文明燈火竟曾如此明亮。

離開展館，我直奔贛江之濱的滕王閣。它臨江峙立，登樓而上，江風浩蕩。憑欄遠眺，贛江與撫河在此交匯，茫茫一片，舟楫往來，遠處城市輪廓隱於薄霧。

心中自然湧起千古絕唱。「豫章故郡，洪都新府……」王勃的影子，似乎就立在這裡，與江風暮色融為一體。那位二十餘歲的天才，在探父途中，一次宴席上即席揮毫，寫下光照千載的詩文。「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華美磅礴，卻又瀟灑蒼涼。「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成文不久，他渡海罹難，如流星劃過夜空。

而此間始建者滕王李元婴，身為皇子，驕縱逸樂，擅長畫蠅，建閣初衷不過為宴游之歡。歷史就是這般矛盾：只求享樂的親王，無意間留下一處勝跡；偶然駐足的落魄才子，瞬間迸發的文采，竟成後世永恆的仰望。

我立在閣上，望滔滔江水，思緒飛回南京。這兩座城，竟如此相似。一條長江從金陵磅礴而過，孕育六朝金粉；一條贛江，貫穿豫章，是此城血脈。長江浩蕩，

賦予南京沉雄博大氣度；贛江奔流，給了南昌一份靈秀通達。

南昌有滕王閣，南京有閱江樓。閱江樓佇立獅子山巔，俯瞰長江天際流。它的名聲，與宋濂那篇雄文《閱江樓記》密不可分。朱元璋曾欲建樓彰顯一統，命宋濂作記。宋濂由樓及史，闡述「仁政」之理，說理深切。江南四大名樓，各擅勝場：黃鶴樓仙氣飄逸，岳陽樓憂樂情懷，滕王閣文學絕唱，閱江樓則以政論宏文見長。四座樓閣皆因江湖而生，因文章傳播天下，是地理與人文交融的典範。

我想起南京祖堂山下的南唐二陵，埋葬著先主李昀與中主李璟。而南昌西邊的海昏侯墓，沉睡的是一位被廢黜的西漢貴族。一南一北，共同訴說著權力傾軋下的個人命運。李煜在汴京囚居，回首故國，寫下「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泣血之詞，最終一闋《虞美人》引來牽機藥。兩千年前，劉賀在豫章府中，對著陌生山川，是否會想起長安未央宮的巍峨？一千年前，李煜在汴京小院，聽著北地風聲，魂牽夢繞的可是金陵秦淮河？

江流千古，樓閣興廢，終化歷史雲煙。返程列車穿行於漸濃夜色，我閉上眼。大士街的煙火，海昏侯的藏寶，滕王閣的飛簷，在腦海中交替浮現。這短暫旅程，他鄉的江水聲，在夜深人靜時，成為枕邊一段安穩的潮汐。這是一次對視，南京與南昌，因江而連，因史而通。一邊是六朝文樞的沉澱深秀，一邊是楚尾吳頭的熱辣鮮亮。長江水與贛江月，隔著山水，用不同方言，講述各自的故事。月光照亮楚地灶火的熱辣，江水沖刷六朝金粉的詩吟，最後都匯入這無聲流淌的漫長光陰……

戈壁上的開花塔

郝東磊

監督馬克拿著一把清理黃葉的小剪刀，他們分工明確，動作輕盈，就像照顧一個剛剛進入夢鄉的孩子。

李海告訴我，最早提議在這片戈壁建設移動花園的是剛畢業分到井場工作的大學生：「第一天報到他就蹲在井場邊上搖頭歎氣，說這裡連只蜥蜴都藏不住，砂礫堆裡能冒煙，實在不是人呆的地方，要不咱們種點花吧。」李海讓這個大學生拿著鉛筆畫了個草圖，下班以後帶幾個人來到廢料堆，選了點方管、圓管，機械師、焊工叮叮噹噹一陣操作，五層的花塔很快成型。李海又讓每天去市場採買新鮮蔬菜的廚子馬哈茂德買了點種子，很快播撒到花盆裡。

種子冒頭的那天，隊員們都很好奇，圍著觀察了許久，就像在看一個戈壁上出生的嬰兒。花苗漸漸長大，但能否在極端環境下開花還是未知。一天夜裡，井場突然刮起沙塵暴，狂風捲著砂礫打在井架上啪啪作響。正在值夜班的李海怕一旁的花塔受到影響，立即帶著幾個隊員拿帆布把整個花塔圍了起來。第二天早上沙塵暴停了，大夥兒掀開帆布，竟然看到那株茉莉開出了一朵白色的小花，李海蹲在花盆前，用工衣擦了擦花盆上的灰，這一刻他忽然覺得，遠方的這個家園值得每個人堅守。

從那開始，花園不再只是井場上中國

員工的事情，阿米爾休假時從家裡帶來了夜來香的種子，說女兒睡覺的時候總要聞上一會；平時總是板著臉對現場嚴格要求的馬克也悄然在一個花盆裡栽下一株迷迭香，他打理著枝葉說，「在倫敦，我的母親也在廚房窗台上養了一盆。每次聞到這個味道，我就覺得自己還在家裡。」

大家還給花園起了個名字，花塔中央的上方用漢語書寫著「心情花園」。當初圍在一起商量的時候，沒人記得誰先提出的這個名字了，但都覺得它最走心。在異國他鄉的荒原上，這些花兒早已不再是井場的點綴，更是情感的根基和思念的使者，尤其是在忙碌一天休息時，蹲在這裡靜靜看著一朵花開成為大家最珍貴的時刻。

鑽井隊在這片戈壁上每打完一口井就要拆設備轉場一次，這個五層花塔從沒有被遺忘。

搬家的時候，大家把這座花塔整體吊裝，固定在長板車上，與鑽機部件捆綁在一起，確保每一棵花朵都不受到傷害。

在後來的日子裡，這座白色的花塔就像一條綠色方舟，載著不同國籍、信仰、語言的人在同一片荒涼中航行。日夜轟鳴的鑽塔堅硬而又冰冷，可只要一轉身看到那一朵朵綻放的花兒，內心很快就會被那份柔軟的暖意包圍。

